

8024

梁羽生著

冰川天女傳

(二)



香港偉青書店出版

目次 (第四集)

第十三回

鬧市孤臣 神龍圖大事
寒光熱浪 冰劍鬥妖邪

三

第十四回

大漠傳聲 童心戲天女
駝峯聚會 妙計騙佳人

二三

第十五回

古窟傳經 湖邊談往事
冰彈受挫 盆地覓芳踪

五七

第十六回

聖女宮中 疑雲迷俠客
喇嘛手裏 法會起干戈

九一



血神子一掌猛過一掌，冰川天女漸感處在下風。

第十三回

開市孤臣 神龍圖大事 寒光熱浪 冰劍鬥妖邪

唐經天心中一動，想道：「龍老三連日奔波，而今金瓶已安然無事，放到大昭寺了，他還有什麼心事？這麼晚了，還不歇息？」忽聽得門外有腳步聲，冰川天女與唐經天將身子一縮，隱伏在屋簷凹槽之處，只見門簾揭處，一個瘦長的漢子走了進來，乃是龍靈矯的師弟顏洛。亦即是曾經施展空空妙手，偷過幽萍的冰魂寒光劍的那個人。

龍靈矯噓了口氣，道：「師弟還沒睡麼？」顏洛道：「這半月來我真替師兄擔心，如今可鬆口氣了。」龍靈矯苦笑道：「披上袈裟事更多，金瓶到後，咱們的大事正在開始呢！」顏洛道：「依我看來，咱們還是暫時避開的好。」龍靈矯道：「你害怕了？」顏洛道：「不是害怕。但這幾日來，我總似感到一種預兆，似乎咱們的行藏已被人瞞破。」龍靈矯道：「福大師也沒半點疑心，你不必胡思亂想。」顏洛默默不語，似是欲說還休。龍靈矯道：「咱們十幾年來，屈身幕府，爲的什麼？眼看目前已打下了一點根基，尤其這次經過我的策劃，安然接到金瓶，福大師更要倚重咱們，就靠有什麼風浪，

也可安然度過，你怕什麼？」顏洛道：「但願如此。」龍靈嬌道：「我叫你與各個土司打交道，進行得可好麼？」顏洛道：「還好。」龍靈嬌道：「幕府之中有我，這次咱們要放手幹它一場。」顏洛道：「大帥府中明日一早便要舉行團拜，慶賀新年，並慰勞今次有功的將士，師兄，你還是早點睡吧。」龍靈嬌道：「你呢？」顏洛道：「明日之會，師兄你是要角，我這些閒角，遲一點登場也行。我還要去巡視一遍。」龍靈嬌笑道：「太過於小心了，難道還有誰敢混進這兒不成？」顏洛也笑道：「師兄這麼快就忘了月前之事了？」龍靈嬌道：「世上能有幾位冰川天女？何況冰川天女也不是存心與咱們爲敵。」顏洛道：「話雖如此，還是小心的好。」與師兄道了一聲「安歇」，便自退出門去。

唐經天聽了他倆師兄弟這場談話，更是疑團滿腹，不知龍靈嬌打的是什麼主意，要幹的是什麼事情？忽聽得龍靈嬌在房中吟道：「揭地掀天爲事業，翻江倒海作文章。哈哈，這金本巴瓶一到，該是我大顯身手的時候了。」唐經天不禁駭然，心道：「這龍老三口氣好大，莫非他想造反不成？只是在此時此地，豈宜造反？」

唐經天正在心裏琢磨，對他的身份尚未分明，正拿不定主意要不要下來與他相見，忽聽得院子外邊一聲尖叫，那是顏洛的叫聲，似乎是受到人暗中的襲擊，龍靈嬌在房中

躍而起，正想掀簾跳出，那尖叫之聲尚未停止，只聽得一陣怪笑，緊接而來，笑聲初時，似在幾間屋外，倏忽便到了面前，端的是聲到人到，快速無比！

以冰川天女和唐經天這樣的武功，也不由得心中一凜，須知顏洛與龍靈嬌乃是師兄弟，顏洛功夫雖然遜於師兄，但在武林中也算得是一流人物，來人竟然能在瞬息之間將他擊倒，這份身手，端的驚人，而且聽他笑聲未停，身形已現，這份輕功竟也與冰川天女在伯仲之間。

唐經天掌心扣了兩支天山神芒，冰川天女也拈出兩枚冰魄神彈。唐經天打了一個眼色，示意叫冰川天女暫時隱忍，只見那黑影似一溜煙的直闖進來，正遇着龍靈嬌掀簾而出，驟聽得錚錚數聲，銀光四射，那黑影倏的停住，怪聲笑道：「好一個『八臂哪咤招寶』的絕技呀！你的師父是四川唐老二麼？」淡月疏星之下，隱約看到那黑影是個瘦長的漢子，面頰深陷，雙睛如火，頭髮似一蓬亂草，猙獰怕人。

唐經天好生詫異，這怪客發的乃是一種歹毒的暗器三稜透骨釘，專打人身穴道，這尚不足為奇，奇怪的是龍靈嬌接暗器的手法，他一招之間，便將六枚透骨釘全都收去，這正是四川暗器名家唐家的手法。唐經天聽父親說過，唐家上一輩有一個人名叫唐金峯，排行第二，人稱二郎神唐老二，當年以一張彈弓稱霸江湖，這怪客所指的「四川唐

老二」當是唐金峯無疑，但算起年齡，唐金峯若然還在，亦當在八十開外，難道龍靈矯竟是他的弟子？而這位怪客竟是他的平輩？

只見龍靈矯攔袖一揖，恭謹答道：「正是家師。敢問老前輩此來，有何指教？」那怪客又發出怪笑道：「你在漠外十年，竟也不知道我是誰麼？」倏的將手掌舉起，在龍靈矯面前一晃，那手掌鮮紅如血，好像剝開了皮一樣，在淡淡的月光之下分外鮮明，唐經天這一驚非同小可，只聽得龍靈矯在下面已叫出聲來：「原來是血神子。前輩來到，請恕晚輩無知，有失迎迓。」

這血神子是隱居在康藏邊境之間的一個老魔頭，所練的功夫怪異之極，要將四肢的皮膚剝去，用一種毒草熬汁洗鍊，故此手足都是鮮紅如血，觸人即死，當年江湖上的黑道白道，全都怕他幾分，大家稱他爲「血神子」，真實的姓名反而不傳。唐經天的父親唐曉瀾出道之時，他已在西北一帶橫行，後來忽然消聲匿迹，據傳說是受了當年天山七劍之一，女俠武瓊瑤的懲戒，詳細情形，却是無人知道。唐曉瀾歸隱天山十餘年，天山七劍相繼逝世，連最後的兩個女俠易蘭珠和武瓊瑤也都死了，血神子才偶一露面。唐經天會聽父親道及，說是血神子曾約過他到巴顏喀喇山的南高峯比武，他不願與外派妖邪爭勝，置之不理，血神子遭到拒絕，也沒有去找他，想不到此人却在今夜出現。

只聽得血神子又怪笑道：「你既知道我是誰，就該乖乖的聽我吩咐，你在西藏十多年，幹了什麼事情，一一從實招來。」龍靈矯道：「我十多年來在福大帥帳下作幕，所做的事情，福大帥全都知道，老前輩若然信我不過，可以去問福大帥。」血神子冷笑道：「你拿福康安嚇我嗎？你瞞得過福康安，可瞞不過九重天子，你更名改姓，就以爲沒人知道了嗎？」龍靈矯吃了一驚，却仍是鎮靜問道：「我不明白老前輩說的是什麼意思？我好端端的又未曾犯罪，爲何要更名改姓？」唐金峯已死了十多年，血神子只查到龍靈矯是他的弟子，却還未查到龍靈矯的來歷，見龍靈矯矢口不認，拿他無法，心中火起，不理大內總管所傳的要他謹慎從事的御旨，立即嘿嘿冷笑道：「你推得倒好乾淨，好吧，你立即跟我走，有罪無罪，自然有人給你判定。」龍靈矯道：「能不能跟你走，這可得問過福大帥。」血神子怒道：「你拿福康安作護符嗎？福康安也未必護得了你，你聽不聽我的吩咐？」龍靈矯道：「晚輩並非敢抗你老之命，只是職守在身，不敢擅離。」血神子道：「你這芝麻綠豆的官兒，隨時可以革掉，你神氣什麼？」龍靈矯道：「就是革掉，也得有正式的文書，或者是福大帥的手令，大清律例，一切大小官員，非經上峯差遣，不得擅離職守。正因爲我是個小官兒，更不敢以身試法。」血神子大怒道：「你左一句福大帥，右一句福大帥，盡和我打官腔，哼，你當我血神子是什麼人？」

我不理你什麼大帥，什麼律例，你今晚若不跟我走，可是自己找苦來受。」龍靈嬌道：「我寧願受老前輩責罰，也不敢冒犯皇法。」血神子突然冷笑道：「皇法，我就是皇法！」倏的伸出蒲扇般的大手，向龍靈嬌擡頭一抓。

龍靈嬌早有防備，長袖一揮，向血神子手掌一捲，立即避開，這一手是「流雲飛袖」的絕招，暗藏內力，俊巧非常，只聽得血神子冷笑道：「好呀，就憑唐老二傳你這幾手三腳貓的功夫，就居然敢與我動手動腳了？」手掌一翻，從雙袖翻捲之中騰了出來，龍靈嬌身法已快，他的身法更快，竟如閃電般的一閃即到，在相距丈許之處出掌，招數剛展，掌鋒便拍到龍靈嬌胸前，龍靈嬌騰挪閃避，不敢叫他的掌鋒沾上，好容易閃避了六七招，唐經天和冰川天女已聽得他微微氣喘。

冰川天女好生詫異，看龍靈嬌的功夫，雖然遠不及血神子，但最少亦可以擋三五十招，龍靈嬌的掌法綿密之極，雖處下風，未露敗象，不知何以便會氣喘如牛，實是莫名其妙？冰川天女看了一陣，不禁微微的「噫」了一聲。

血神子「嘿」的一聲冷笑，喝道：「原來你還約有能人在此埋伏，好呀，都下來吧！」口中說話，手底却是毫不放鬆，掌風人影之中，只聽得「嗤」的一聲，龍靈嬌的馬蹄袖竟被他扯去一截，「流雲飛袖」的招數登時破了，龍靈嬌大吃一驚，連連後退。

就在此時，忽聽得一聲嬌笑，冰川天女與唐經天已從屋簷上跳了下來，龍靈嬌喜出望外，呆在當場。

血神子也怔了一怔，冰川天女明艷照人，羞花閉月，血神子揉揉眼睛，幾乎不相信世間上竟然有這樣美麗的姑娘。冰川天女雙指一彈，叱道：「看什麼，先打瞎你的狗眼！」血神子正在呆看，忽見兩點寒光電射而至，冷氣沁入眼簾，血神子也真了得，就在這一瞬間，只見他霍的一個「鳳點頭」，左手一抄，就把兩枚冰魄神彈接在手中，「噠」的一聲，冰水從他指縫滴下，他揮掌一洒，右掌一起，相距丈許，掌鋒却倏的便拍到冰川天女胸前。

冰川天女何等功力，她所發的冰魄神彈即算唐經天與龍靈嬌等輩也不敢硬接，而今血神子接了居然無事，還能迅速出招，冰川天女也不禁吃了一驚，忽見眼前紅影閃動，血神子通紅如血的手掌已拍到眼前，出招如電，掌勢飄忽，這也還罷了，最駭人的是，他掌挾勁風，熱呼呼的，竟似鼓風爐中噴出的一股熱風，冰川天女頓感呼吸不暢，急忙使一個「風點落花」的身法，連閃三招，罵道：「好個妖僧！且叫你也見識我的寶劍！」血神子連發三掌，連她的衣裳也沾不住，好生詫異，只見冰川天女一個翻身，冰魄寒光劍已拔在手中，劍鋒一指，一道寒光，挾着刺骨的寒氣，登時射到血神子的面

血神子嚇了一跳，雙掌齊出，熱風冷氣，互相抵消，倏忽之間，鬥了十餘廿招，各自無事，血神子自從三十年前被武瓊瑤打敗之後，今番初逢勁敵，精神陡振，哈哈怪笑道：「妙極了，妙極了，我正熱得難受，難為你玉手揮涼，給我解熱！」冰川天女大怒，一柄冰魄寒光劍使得凌厲無前，她的劍法以武林罕見的達摩劍法為基礎，滲以西歐及阿剌伯的劍術，奇詭無比，奧妙莫明，指東打西，指南打北，血神子被她一陣強攻，不敢再行說笑，暗自立功默風，將掌力熱風逐漸加強，兩隻腿好像釘牢在地上一般，任冰川天女的劍勢有如驚濤駭浪，連番猛捲，他竟不移動半步，又戰了一刻，血神子緩了口氣，叫道：「好，你能接到我五十招以上，後輩之中算你第一了。你是何人？師傅是誰？」冰川天女冷冷一笑，道：「看你修到今日，亦非容易，快快滾開，休得多事！」說話針鋒相對，半點不讓。

血神子喝道：「小妞兒不知好壞，祖師爺有意饒你性命，你却敢與我挺撞！」掌法一變，有如長江大河，滾滾而上，突然轉守為攻。冰川天女感到他掌力越來越為沉重，雖然還能應付，額頭却已微微沁出香汗。

在冰川天女與血神子廝鬥之時，唐經天却將龍靈矯拉過一邊，悄悄問道：「龍三先

生，你端的是何等樣人？」龍靈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也不相信我嗎？你將那塊漢玉交與你的父親，他自然會知道我的來歷。」唐經天道：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並非要向你查根問底，深宮對你甚爲注意，派來緝拿你的高手不止血神子一人，你若真是在西藏有所圖謀，犯了『大罪』，那麼趁現在的時機，趕快逃跑，還來得及！」血神子這千人有我們替你阻擋。」龍靈嬌眼珠轉了幾下，似是心中正在委決不下，忽然緊握唐經天的手，道：「唐兄弟，多謝你啦，我不能走，你們不必管我。」唐經天見他言辭閃爍，態度模糊，好生疑惑，對龍靈嬌實是捉摸不透，若說他是俠義中人，西北群豪却無一人知道他的來歷；若說他是死心塌地扶助福康安，他却暗中派師弟去聯絡西藏的各個土司；若說他是受外邦指使，想在西藏攪起叛亂，他却又極力保護金本巴瓶。若說他是胸懷大志，想把西藏作爲抗清的基地，則時地均不適宜。唐經天百思不解，對龍靈嬌的底細摸不清楚，對他究竟應採取何種態度，一時之間，也就難以決斷。

唐經天正想再設法套問，忽見冰川天女與血神子互相追逐，你劈一掌，我刺一劍，冤起鵲落，電制風馳，那庭院不過三丈見方，兩個人穿梭來往，掌風劍影，此起彼來，就像數十百人在戰場上惡鬥一般，看得人眼花繚亂。

冰川天女劍法雖然精妙，但血神子挾數十年功力，加上所練的世間獨一無二的歹毒

的邪惡外功，久鬥之下，冰川天女竟漸漸落在下風，雖是互相追逐，但以唐經天這樣的大行家，却看得出冰川天女的劍法漸漸被血神子迫得舒展不開。

龍靈嬌道：「這老魔頭的血神掌觸人立死，碰它不得，你們兩人不必犯險，趕快走吧，我自有法應付他。」唐經天目注鬥場，只見冰川天女一雙秋水盈盈的眼睛，也正望着自己，眼光中含有怪責的神色。他知道冰川天女的脾氣，若然不能佔勝，絕不肯走開。當下對龍靈嬌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且待我們替你把手神子打發之後，我再走吧。」不理龍靈嬌不同意，倏的縱身便躍入門場。

血神子正殺得性起，一掌緊似一掌，要強搶冰川天女手中的寶劍，忽見一道烏金光華，電射而來，血神子把手一招，欲待硬接，忽覺那暗器挾風，勁力奇大，估量自己的功力，若然硬接，只恐要被它透過掌心！

血神子武功確是高強之極，就在這神芒射到的俄頃之間，忽地雙指一彈，彈在冰川天女的劍上，那柄冰魄寒光劍驟然一盪，只聽得「鏗」的一聲，天山神芒從兩人的空隙之間穿過，餘勢未衰，射到柱上，整支神芒，竟都沒入石柱之中。

血神子這招實是使到險到極點，須知冰川天女的劍法也是快若飄風，血神子出指一彈，若有毫黍之差，手指就要被劍鋒削去，那時陰寒之氣攻入血管，多好的內功也難抵

禦。但給他一彈彈個正着，冰川天女的劍勢反而爲他所利用，勁力更增，恰恰替他碰飛了唐經天的天山神芒。血神子露了這手功夫，唐經天不禁吃了一驚，心中暗道：「這老魔頭果然名不虛傳，怪不得他居然有胆敢向我的父親挑戰。」血神子更是吃驚不小，他以爲冰川天女在後輩之中已是獨一無二，那料唐經天年紀輕輕，出手也是厲害非小，看他發暗器的內家勁力，猶在冰川天女之上。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涼氣，想不到自己潛修了幾十年，連兩個後生小子也不能取勝，剛一下山便遭挫折，真不知後輩之中還有多少能人？

雙方動作都是快如閃電，唐經天神芒一發不中，游龍劍立刻出鞘，游龍劍是當年天山派始祖晦明禪師採五金之精所鍊的鎮山之寶，劍質之佳，尚在冰魄寒光劍之上，略一揮動，便見光芒四射，果然矯若遊龍；血神子反手一掌，饒是快到極點，也沒有打着敵人，反幾乎給游龍劍劍尾的鋒芒掃着，急忙一個轉身，用掌力迫開冰川天女的劍，唐經天的劍如影隨形，跟縱又到，血神子猛的雙掌齊出，一股熱風，呼呼作響，唐經天如身陷洪爐之中，迫得退後幾步，血神子連道：「好險。」急將掌法一變，腿踏五行八卦方位，不住的繞場疾走。

唐經天這才明白龍靈矯何以在十招之內，就給血神子迫得氣喘如牛的道理，原來是

他掌心所發的熱力在作怪。天山派的內功乃武學正宗，唐經天火候雖然稍欠，但却是家傳心法，急忙凝神靜氣，運劍防禦，果然好了一些。雙劍聯攻，威力倍增。血神子若然以一敵一，原可稍佔上風，但而今以一敵二，那就只有退守的份兒。幸而他功力深厚，掌法沉穩，唐經天與冰川天女在迫切之間，亦是不能輕易取勝。

雙方越戰越緊，冰川天女不怕熱力，步步進迫，正是一劍緊似一劍，看看就要把血神子迫到牆邊，無路可退，忽聽得外面兩聲怪嘯，又有兩個人竄了過來，却正是在丹達山上偷聽自己彈琴的那對夫婦：雲靈子與桑青娘。血神子精神一振，哈哈大笑，忽見這兩人却並不上前幫忙，飛入庭院，却突然一齊停住。

血神子道：「你們若是怕事，就不必來。」雲靈子道：「大哥，和你動手之人乃是唐曉瀾唐大俠的兒子。」血神子面色一變，忽而又哈哈笑道：「你們怕他我須不怕他。枉你們是一派名宿，幾十歲的人却給唐曉瀾的名頭嚇倒！好啦，你們不敢招惹天山派的人，且待我單獨應付他。」言下之意，實是暗示叫雲靈子與桑青娘去絆住冰川天女。

雲靈子夫婦給血神子說得甚是尷尬，聽了他的暗示，正合心意，却乾笑兩聲，掩飾窘態，說道：「我們不是怕他，不過不願與後輩一般見識。」血神子慍道：「對目中無人的後輩，咱們也得管教管教，好，我今日就先托唐曉瀾的兒子捉了。把他送上天山，

先問他一個教子不嚴之罪。」

雲靈子夫婦心中暗暗好笑，却也不願再說，立刻抽出兵器，合攻冰川天女，把她與唐經天分隔開來。這一下形勢立變，血神子反守為攻，着着追擊唐經天。

唐經天「嘿」的一聲冷笑，劍法也是驟然一變，但見劍光霍霍，有如水銀瀉地，紫電盤空，全身都藏在遊龍劍的光幢之內。這是天山劍法最精微奧妙的大須彌劍式，劍勢展開，有如銅牆鐵壁，即連遇到功力比自己高的人，也難以攻入。而且大須彌劍式也並不是祇守不攻，而是隨着敵人的攻勢轉移，每一着都含有反擊的潛力，只要對方稍一疏神，便立刻可以突圍而出，立施殺手。

血神子一掌緊過一掌，連攻了二三十招，唐經天仍是兀立不動。只是血神子每發一掌，都帶着一股熱浪侵來，肉掌雖然不能攻進劍牆，熱浪却是無孔不入。唐經天雖能運用內功抵禦，但却倒底不如冰魄寒光劍的天然寒氣之妙，故此冰川天女獨戰血神子之時，可以抵敵至一百餘招之後始見下風。而唐經天擋了三十多招，却已漸感難以應付。

冰川天女獨戰雲靈子夫婦，也是感到處在下風，但却不如唐經天之甚，在一百招之內，雙方都是有守有攻，桑青娘憎恨冰川天女的美貌，出手特別狠辣，那條合金的腰帶，詭招百出，連用纏、打、一、二、三、沾、掃、拖、捲八法，有如靈蛇游動，遇隙即